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五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漢武尚
中遠于經術者
首推董仲舒乃
以為江都王傅
而所擢用者前
如趙綰王臧輩
之庸碌後如莊
助吾邱輩之浮
誇所謂葉公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五

漢

世宗孝武皇帝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于此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

上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

廣川董仲舒對策 略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

龍而已

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具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敎化之功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道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

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和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今陛下行高而意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

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敎化而崇起之譬之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故受天之祐而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上

覽其對而異焉再策之仲舒復對

略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明其威故民曉于禮義而耻犯其上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宿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

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至于此也古者仕官稱職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真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于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對略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

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也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君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與天同意者也自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

蓄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文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上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

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王（易王非）相王帝兄素驕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

菑川薛人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于王端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言于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自率下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帝即位始崇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封魏其侯魏其故城在山東沂州府蘭山縣為丞

相田蚡（長陵人王太后同母弟封武安侯武安注見前）為太尉趙綰（綰代人）為御史大夫王臧（蘭陵人）為郎中令迎申公（申公魯人）為大中大夫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也）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臧請立明堂（注見前）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故楚王戊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以詩教弟子受業者千餘人）

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用蒲裹其輪取其安也）束帛加璧（下設束帛上加以璧尊德也）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

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漢制郡國皆立邸于京師議明堂廵狩改歷服色事

壬寅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淮南王安好書善為文辭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至是入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昏暮然後罷安雅善田蚡其入朝蚡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宫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寳賂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

建_{石衞石氏之别}為郎中令石慶為内史

太皇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宫_{長樂宫在東太后居之故曰東宫應劭曰禮婦人不預政事時帝已躬省萬幾太后又非五經故綰欲毋奏事太后}太后大怒求得綰臧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及諸所欲興者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_{河内温人}少侍高祖其姊為美人因徙長安中戚里及四子官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

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故孝謹聞乎郡國及是縉紳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之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春二月丙午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高祖功臣栢至侯許盎孫嗣侯為太常為丞相

以衛青為大中大夫

初上之為太子館陶大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寖衰

上嘗過平陽公主帝姊王太后出降平陽侯曹壽悅幸謳者衛子夫其出微母曰衛媪平陽侯家僮主因奉子夫送入宮日尊寵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焉子夫同母弟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

吏給事侯家私與衛媼通生青冒姓衛氏為侯家騎奴天長公主以子夫故執囚青欲殺之青友公孫敖與壯士往簒取之得不死上召為建章宮監名在上林苑中侍中已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癸卯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時議多寃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諸王來朝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

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春河溢平原注見前大饑人相食顏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饑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擊東甌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閩越發兵圍東甌初吳王濞太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從之東甌使人告急上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莊以謚為氏助吳人以賢良對策擢中大夫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

天子不救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以法距之為無虎符驗也助乃斬一司馬喻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微行起上林苑三輔黄圖苑周袤三百里離宫七十所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吾邱壽王吾音虞晉有虞邱氏壽王字子贛趙人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東方朔風俗通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因氏馬朔字曼倩厭次人枚臯枚氏出周官銜枚氏臯淮陰枚乘孽子終軍終氏顓頊裔陸終之後以名為氏軍字子雲亦曰終童濟南人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辯論中外中謂莊助等外謂御大夫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絀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為直

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以夜漏下十刻始出旦明日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驩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晝休更衣夜則止宿）然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嘗從南山下馳騖禾稼地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止其翁不聽嫗飲翁酒醉而縛之少年乃散去　柏谷在陝州靈寶縣西南）于是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天下之阻陸海（謂陸産富饒有同于海）之區今規以為

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虚（讀作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鶩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劉攽曰不足之不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驟不為防慮必有顛覆之變）其不可三也帝乃拜朔大中大夫給事中（加官以給事禁中名）然遂起上林苑

甲辰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乙巳 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午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官屬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人燕等將兵擊之越人殺郢降兵還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舉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大行王恢出豫章漢郡治南昌今南昌府南昌縣是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俱為將軍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略曰越方外之國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不受正朔非彊不能服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土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徼幸以逆執事廝

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蓋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生民皆為臣妾天下之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蠻夷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縱殺郢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使宜案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音搖邑號君丑為越繇王餘善既殺郢威行于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以餘善不足復興師立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使莊助諭

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荅其意安謝不及助遂與安相結而還

以汲黯（字長孺濮陽人胡三省曰黯之先世為衛大夫蓋食采于汲遂以為氏）為主爵都尉

初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使河內（漢郡治懷懷注

見前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漢郡注見前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已遷為東海漢郡治郯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是太守黯好清靜擇丞史漢制郡守屬有丞有諸曹掾史任之責大指不苛小卧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休假曰告賜告天子優賜其告也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為請上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謂志操深遠堅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賁育孟賁夏育皆衛力士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黯以嚴見憚大將軍丞相燕見上或不冠至黯不冠不見

士卒樂李廣之寬而苦程不識之嚴蓋以李之將畧本優于程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若論行軍之常經則紀律森嚴自當以程為正

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對策之言也

以李廣程不識程伯休父封于程其後以邑為氏為將軍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曰刁斗鐎音譙溫器有柄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斥度候望也所以偵伺盜賊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

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秋七月癸未日食

戊申三年冬十月始親祠竈五祀夏所祭其神祝融遣方士求神仙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舍人匿其年及所生長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老人九十餘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及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案其刻果然于是上大

駭以少君為數百歲人也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謂鬼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于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琅邪人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千歲少君為工言安期生嘗食巨棗大如瓜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才計反藥之分劑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時又有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上為立祠長安東南郊太一天地之別名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五帝太微垣五帝座也

王恢不主和親之議請擊匈奴論者訾以妄動啟釁罪之非也觀其所言原不敢發兵深入不過欲誘致單于僥倖成功兆已氣餒而計左矣卒之畏懦不前損威辱國果斷如武帝惜不能明正其罪而誅之聞而自殺猶漏網耳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先是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請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議遂許之至是鴈門馬邑豪聶翁壹聶注見前翁者老人之稱壹名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恢及安國更相詰難恢曰陛下之威海内為一而匈奴侵盜不已無它以不恐之故臣竊以為擊之便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

心聖人以天下為度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皇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死傷中國𣙜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常坐而役敵國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言擊之者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險伏而處審遮險阻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使聶翁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

降財物可盡取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漢縣故城在山西朔平府左雲縣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雁門尉史漢近塞郡皆置尉每百里尉史二人欲殺之尉史具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我固疑之乃引兵還單于曰吾得尉史天也以為天王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始王恢主別從代擊虜輜重及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田蚡蚡言于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

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遂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往往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己酉三年春河徙頓邱漢縣本春秋衛邑注見前夏決濮陽漢東郡治注見前黄河自周定王五年後至是再徙

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禹貢錐指河水徙從東邱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以頓邱屬東郡渤海乃在頓邱東北恐誤因刪去入勃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流入勃海

禹貢錐指頓邱決口及入海處溝洫志不載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邱縣西北至是改流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陽武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畔觀今山東觀城縣東陽武今山東朝城縣俱屬曹州府千乘漯川注俱見前

夏復決濮陽瓠子在開州南亦曰瓠子注鉅口禹貢錐指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于濮陽長壽津注見前野在曹州府鉅野縣北即古大野澤注見前通淮泗此黃河入淮之始汎郡十六

天子使汲黯鄭當時字莊陳人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多收因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

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為然于是久不塞禹貢錐指河既決瓠子東南通淮泗于是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

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春三月田蚡卒

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埶賓客益衰故燕相灌夫字仲孺頴陰人父張孟為頴陰侯嬰舍人遂冒姓灌氏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為人剛直使酒諸有埶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故與田蚡有隙蚡奏夫家在頴川横甚夫宗族賓客為姦利頴川兒歌之曰頴水清灌氏寧

潁水濁灌氏族請治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受淮南王金與語言事具前賓客居閒遂解未幾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嬰彊夫與俱往夫因行酒駡坐夫行酒至蚡蚡不肯滿觴夫無所發怒適臨汝侯灌賢與程不識耳語夫乃駡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曹呫囁耳語耶蚡大怒令騎縛夫繫居室署名屬少府遂其前事遂竟也竟前所奏夫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夫既繫不得言蚡陰事嬰乃上書論救得見上具言灌夫醉飽事

不足誅上以為然令東朝（太后朝）廷辯之嬰與蚡因互相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公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吾在也而人皆藉（猶蹈也）吾弟令我百歳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景帝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是事急使昆弟子上書言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遂于十二

月論殺之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過赦贖之胡三省曰此田蚡之意也春田蚡亦卒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嬰蚡事上本不直蚡特以太后故後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月以薛澤高祖功臣薛歐之孫續封平棘侯為丞相

地震

辛亥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

還國卒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求真是也）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所得皆古文先秦（猶言秦先）舊書（王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禮古經出魯淹中王收集餘燼獻之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王好之其他若尚書禮禮記孟子左氏春秋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謂六經）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胡三省曰對三雍之制度非對于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屬太常存肄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正月王歸國薨中尉以聞大行令奏謚曰獻

通南夷置犍為郡初治鄨今貴州遵義府遵義縣是後徙治僰道今四川叙州府宜賓縣是

通西夷置一都尉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漢縣今曰鄱陽屬江西饒州府令唐蒙風喻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枸一作蒟音矩草類緣木而生子如桑椹

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一作牂柯即古鬱水其上流為今貴州之盤江逕廣西南寧府為左江至潯州府合右江即黔州亦導源貴州入廣東境為西江下番禺入海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今貴州以西南蘢諸府地古為夜郎國漢置縣唐始移縣于珍州今遵義縣桐梓縣是夜郎臨牂牁江牂牁繫船杙也楚莊蹻代夜郎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江有椓船杙處乃改名曰牂牁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從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

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牱出其不意此亦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筰關（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古筰都國）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其東北有大關山即邛崍坂也侯以竹為姓多同其名也）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貪漢繒帛以為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

邛今四川寧遠府古邛都國筰注見上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冉駹西夷二族今四川茂州是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上乃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内臣除邊關關益斥言廣也西至沬即青衣水出雅州府天全州徼外下流至嘉定府入江若水即溫水注見前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零一作靈漢書地理志靈關道屬越嶲郡越嶲今寧遠府橋孫水水經注孫水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入若水臺登今寧遠府冕寧縣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悅

朔以詼諧侍漢武即其自稱述不過從容談笑避世金馬門外何能盡言極諫

秋七月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册收璽綬退居長門宮竇太主（即館陶長公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家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稱為主人翁而不名）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謂鬬雞蹹鞠之戲）角狗馬上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謂以戟置地）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

沉沉不同非莊所及安得以滑稽少之

傷王制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道淫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一曰短狐亦曰射工南方淫氣所生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置酒北宮在未央宮北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黄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詔大中大夫張湯杜陵人中大夫趙禹人定律令

湯禹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拘刻于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于是始作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螟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音嗣令各縣依次第接續供養飲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菑川公孫弘對策畧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貴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

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臣又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太常奏第居下上特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馬于魯班門故更名金馬門）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謂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壬子

六年冬初算商車

春穿渭渠亦曰漕渠在西安府城南水經注漢漕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漑渠下民田萬餘頃詔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匈奴冦上谷注見前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胡之

匈奴入上谷遣衛青及公孫賀公孫敖皆義渠人李廣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匈奴所得置兩馬間絡而盛卧廣佯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推

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功惟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内侯青雖出于奴虜然善騎射才力絶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用故每出輙有功

癸丑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令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

霸陵尉呵止李廣所為畫官守

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子據生（即戾太子）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帝未有子是年衛夫人始生子據遂立為后（帝得皇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后立皋為奏賦以戒終）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漢郡治平剛故城在今熱河八溝界）太守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初廣屏居

之識者其論甚正不可謂醉言廣乃請而殺之器小執法莫此為甚武帝英明似不應聽其出此射石之事隣于虚以資名談可丹余以為不宜入正史

藍田南山嘗夜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廣拜右北平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弗罪也廣猿臂善射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濊（即濊貊今奉天府鳳凰城東及朝鮮國之江原道皆其地也）君降置蒼海郡

濊君南閭（濊君名）等率口二十八萬詣遼東（漢郡治襄平故城在今奉天府遼陽州北）內屬詔以其地置蒼海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數年乃罷

以主父偃（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支庶因以為氏）嚴安徐樂為郎中

主父偃臨淄人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略曰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北伐辟地千里天下飛芻輓粟起于負海轉輸北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天下始叛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令不上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時偃同郡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略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臣願為制度以防其淫又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池深入匈奴之境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徐樂亦上書略言天下之患

主父偃建議分國與賈誼衆建諸侯之意同然秋世風尚關鍵

在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謂瓦解吳楚七國之兵是也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閒者關東數不登重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修之明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則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三人惟偃尤親幸一歲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甲寅

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彊合從以逆

蔓且益滋

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寔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匈奴入上谷漁陽漢郡治漁陽今順天府密雲縣是遣衛青李息郁郅

人出雲中以西擊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西華縣東北侯主父偃言河南之地固肥饒其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可省轉戍廣中國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榆林志黃河自寧夏西折而北經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境其中謂之河套迴環數千里費數十百鉅萬

三月乙亥晦日食

徙郡國豪傑于茂陵帝陵邑在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北

武帝之徙解公孫弘之罪解可謂能癉惡者若司馬遷于游俠一傳津津樂道則以刑餘憤激助淫詞而裂名教矣

主父偃言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置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生平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

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齊王次昌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其族

主父偃嘗欲納女于齊王王不許偃因上言臨淄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與紀翁主通請治之于是拜偃為齊相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偃始為布衣時遊齊及燕趙既貴首發燕王定國陰事定國自殺國除已又敗齊趙王彭祖恐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得封者上聞大怒因

偃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以孔臧（孔子後高祖功臣蓼侯叢子嗣為侯）為太常

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孔子十二世孫以治尚書為侍中）綱紀古訓使永垂後嗣帝從之（其禮賜如三公）

（乙卯）三年以張騫（漢中人）為大中大夫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漢縣唐建中後廢今復置爲甘肅安西府）

張騫由隴西而大宛而康居而月氏皆行數十日於譯傳致乃達其道由自東而西雖然然疑

祁連即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山在今甘州府張掖縣西南綿亘甘凉之境一名南山亦名雪山西連肅州安西又西際于葱嶺蓋數千里　考祁連有南北之分此謂南祁連即漢書西域傳所謂南山也其北祁連在今哈密城北自葱嶺分支蜿蜒而東最高者曰博克達山其餘隨地易名延袤亦數千里即西域傳所謂北山也杜佑通典自張掖以西至于庭州山皆周徧蓋統南北兩祁連而言之 間為彊國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衆逃遁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月氏者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得間西去數十日至大宛西域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大

者乃史稱大宛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康居在大宛西反僅萬二千三百里月氏更在康居西乃止萬一千六百里是其行愈遠其道愈近理所必無亦鑿空荒誕之一証也

宛為發譯道抵康居（亦西域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傳致大月氏（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太子為王臣大夏（亦西域國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之南本無大君長兵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之）而君之（居媯水北）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騫乃逃歸

帝拜為大中大夫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夏六月皇太后崩（合葬陽陵）

秋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等以兒寛（兒本鄉以國為氏其後去邑寛千乘人）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廷尉有左右監獄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上雖是恱之湯于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數質責湯于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

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丁巳五年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鄉名在直隸天津府鹽山縣南侯

丞相封侯自此始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此則既相而後封 時上方興功業丞相于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丞相自食一肉飯脫粟奉禄以給故人賓客家無所餘 然其性意忌外寛内深諸嘗有隙

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汲黯每面觸之黯常與約議至上前悉背黯約以順上旨黯廷詰其多詐不忠乃陽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因欲誅之以事請徙黯為右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右內史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黯居數歲官事不廢丞相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以禁暴討邪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為禁且所謂禁者以盜賊之攻奪而大姦之于重誅因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天不便于是丞相絀服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走之還以青為大

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通典高闕在陰山西陰山在今吴喇忒西北將軍蘇建杜陵人封平陵侯為衛尉李沮雲中人為左內史公孫賀為大僕李蔡廣從弟為代相俱出朔方李息為大行張次公河東人封岸頭侯俱出右北平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小王猶裨將也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人畜數十百萬于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即軍中

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為列侯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青固謝讓功諸將上乃封諸將校尉侯者七人公孫敖為合騎侯韓說為龍頟侯公孫賀為南窌侯李蔡為樂安侯李朔為涉軹侯趙不虞為隨成侯公孫戎奴為從平侯青尊寵于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或説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

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于是丞相平津侯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輒課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漢舊儀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學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為之故名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

請皆選擇以補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卒史也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戊午六年夏四月衛青率六將軍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故匈奴小王降漢封翕侯敗降匈奴

衛青率六將軍再出二月四月定襄漢郡治成樂故城在今歸化城南前後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

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于境外于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平陽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少兒以皇后貴更為陳掌妻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讀作飄搖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謂奔趨便利斬捕首虜過當謂所將人數少而斬首及捕獲數多過于所當于是封為冠軍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有冠軍城去病所封以功冠諸

軍名故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漢縣今為驛在南陽縣北侯是歲失兩軍亡翕侯以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六月置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置以寵軍功

詔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

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顔師古曰貤物之重次第也言欲移賣爵而無有差次不得流行也其議為令是時歲擊匈奴大司農之經用既竭故為此詔有司奏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胡三省曰賣爵一級為錢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萬錢一金合成三十餘萬也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己未

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畤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

紀元

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時以為獲白麟乃作白麟之歌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終軍上對曰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將有削左衽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對奏由是始議改元有司奏言元宜以天瑞命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雷氏出古方雷氏後獲罪于太子遷被善用劍太子召與戲誤中太子故得罪時有召欲從軍者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跡連安上遣中尉即訊安太子遷欲使人刺殺中尉不果遷恐漢使即逮安乃使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安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中尉至安視其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安恥之為反謀益甚衡

山王賜與安故不相能賜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使陳喜等作𫐐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尚入朝過淮南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遂謝病不朝安數召郎中伍被被楚人與謀反事被始以為不可安固問之被曰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詔徙郡國豪傑于朔方又偽為詔獄盡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僥倖得什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青因即刺殺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等如發蒙振落耳韋昭曰言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取之最易也會太子遷

謀殺漢使事覺安有孽子不害最長弗愛不害之子建材高有氣數怨望太子乃陰使人告逮謀殺漢中尉事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伍被自詣吏具告與安謀反事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皆伏誅有司捕諸與謀反者得陳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先是衡山王以王后徐來言欲廢太子爽而立其弟孝乃因太子佩孝以王印令交結賓客與陳喜枚赫等為反計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陳喜枚赫等公卿請逮賜治之賜自剄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

張騫持路鑿空所至之地多中

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上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受安路遺上薄其罪張湯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乃與諸侯交私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

五月乙巳晦日食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古荒服地楚莊蹻始開遂留王之今雲南府是也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匈奴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

聞不通譯語未必盡曉傳聞更多譌舛且以于闐蟠澤乃今塔里母河與河源無涉他可知矣今厄魯特回部並隸版圖凡山川道里實按其地詳詢其人然音義參差猶必殘經審訂始合臧書考征之難豈可以渾含為棣哉

漢正西其俗土著耕田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多善馬馬汗血顏師古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其東北則烏孫行國與匈奴同俗治赤谷去長安八千九百里顏師古曰烏孫于諸戎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獮猴者皆其種也東則于闐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其河多玉石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注河源潛發葱嶺分為二水其一水西逕月氏諸國南注雷翥海胡三省曰雷翥海即西海南連交州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即蒲昌海亦曰泑澤水經注泑澤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堅剛故有鹽澤之稱考今土魯番西南有澤名羅卜淖爾周五百里葱嶺東北之水皆入焉蒲即古鹽澤舊志亦謂之洛普池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云考河源不見于經言之者自漢張騫始然所云于闐葱嶺兩源杜佑歐陽志等俱斥其非山海經水經注所紀又荒遠不經唐劉元鼎明釋宗泐所言稍合又各不同惟元潘昂霄為都實提河源志說最詳本朝康熙閒屢遣使臣考求河源測量地度繪入輿圖河實導源于西番之巴顏喀喇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滙為查靈鄂靈二海子廻環曲屈凡二千三百餘里入河州界為中國黄河蓋河源更出鄂敦淖爾之西視元都實所志更得其真矣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澤以東南接羌隔漢道焉大夏在

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前使時見邛竹杖元和志雅州邛崍山竹高節實可為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音捐篤孟康曰即天竺也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俗與月氏同而修浮圖道不殺伐考身毒國自後漢時號曰天竺唐分為五天竺又曰五印度地最廣遠今西藏去四川可數千里其西南之阿里有岡底斯山蓋即釋氏所云阿耨達山為近古天竺云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

兵弱責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于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注見前發間使四道并出出冉出駹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終莫得通于是始通滇國漢使至滇滇王嘗羌謂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

庚申二年春丞相公孫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

蔡為人在下中取充位天下事皆決于湯

以霍去病為票徐廣曰通作驃騎將軍品秩同大將軍擊匈奴敗之

去病以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在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東南西河舊事焉支山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匈奴失此二山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音朽儲王匈奴屬王之號今甘肅涼州府漢初為匈奴休屠王地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今佛像是其遺法益封二千戶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去病復深

入二千餘里踰居延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有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　流沙注見前過小月氏注見前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謂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謂遲留零落而不遇合也由此去病益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是夏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廣殺匈奴數千人而漢軍死者亦過半故無賞騫及公孫敖皆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秋匈奴渾邪王匈奴屬王之號今甘肅甘州府漢初為匈奴渾邪王地降置五屬國各依本國之俗而屬于漢故曰屬國以處其衆

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渾邪王休屠王居匈奴西方單于怒其數為漢所殺虜欲召誅之渾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後悔渾邪遂殺之并其衆降漢詔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萬户為漯陰

侯其裨王四人皆為列侯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黯請間曰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應劭曰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及鐵出關雖于京師市買其法一也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竊為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復徙降者邊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漢郡治允吾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皋蘭

縣胡三省曰金城置于昭帝此言者史追書也河西黄河之西西並南山即南祁連注具前考是山自葱嶺而東亘西域諸國之南故名南山山東南一支包青海繞黄河東入岷州界循渭而南為武功太白諸山漢書西域傳云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是也至鹽澤空無匈奴矣明年詔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之繇休屠王太子日磾音密低没入官輸黄門屬少府養馬久之上游宴見馬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即日拜為侍中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賜日磾姓金氏

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秋山東大水徙其民于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廩以振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得匈奴河南地築城郭徙民居之曰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費以億計

作昆明池（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今涸三輔黄圖昆明池中有神池堯時治水嘗停舟于此）

上將伐昆明（杜佑通典昆明在越巂西南一名昆彌）以昆明有池方三

百里漢書注臣瓚曰昆明有滇池通典昆明以西洱河為境亦曰昆彌川漢武像其形鑿池非滇池也西洱河即古葉榆澤在今雲南大理府城東如人耳形亦曰洱海方三百里有三島四洲之勝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故吏弄法者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考漢書西南夷傳夜郎以西滇最大桐師以東北至葉榆為嶲昆明是滇與昆明乃兩關臣瓚以滇池屬之昆明非是杜佑指西洱為昆明之池葢承漢書北至葉榆之文也得神馬于渥洼音握窪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渥洼水西域圖誌云氐置水之支流也氐置水即今黨河在燉

煌縣南

帝方立樂府顔師古曰樂府之名起此使司馬相如等造為歌詩以宦者李延年李夫人兄為協律都尉絃次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馬次以為歌其詞曰太一况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悦

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錢舟

皮幣即後世交會交鈔之所由昉蓋欲以救盜鑄之弊耳不知錢且盜鑄幣又不可盜造乎

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幷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時議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之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楕之其文龜直三百猜他泉）

又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于

是以東郭咸陽東郭以地為氏咸陽名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為大農丞大農令有兩丞領鹽鐵事桑弘羊桑氏秦大夫子桑之後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計算用事三人言利事悉秋毫禁民敢鑄鐵器煮鹽鈦徒計反左趾以鐵為鉗著左足以代刖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為名簿送之于官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及民有船車者皆算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皆出張湯湯每朝

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至忘食焉

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卜式數輸財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有宦欲言乎曰無所欲言如此何欲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先牧羊山中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及為郎不願仕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布衣艸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而

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輙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以為緱氏令民便之未幾擢為齊相

春有星孛于東北

夏長星出西北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在漠北今喀爾喀地）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是年始置以冠將軍之號）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驃騎

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青出定襄去病出代郡李廣請行上以其老弗許良久許之陰戒大將軍以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以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音異箕主爵都尉為右將軍曹襄平陽侯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併于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令大將軍乃徙令出東道臣願居前先死單于青以受上誠不聽廣遂行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于是令武剛

驢父馬母而生騾騾非塞外所有以驢非塞外所有也今騾至塞外卒多倒斃而馬則塞外之良産古之匈奴即今之蒙古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即此知史之多僞

車（兵車也有巾有蓋）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度不能戰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俱在喀爾喀地城趙信所築故名）燒其積粟而還廣與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大將軍還過幕南乃遇之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七十餘戰今幸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到廣為人廉得賞賜輙分其麾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將兵乏絶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者無老壯皆為流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十餘里絶大幕直左方兵匈奴諸左王將居東方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山名在漠北登臨瀚

海（在蘇尼特之北喀爾喀之南其西接伊犁界）斬七萬級功多于大將軍青既皆還（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青不得益封）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自是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帝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帝益愛重之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匈奴所都處為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凉州府平番縣）往往通渠置田官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

少先兩軍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復入塞者乃不滿三萬匹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以義縱河東人為右内史王温舒陽陵人為中尉

初縱為南陽太守按甯成家破之成坐免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言累足也後徙定襄方至掩獄中重罪輕繫及私入視者壹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脱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汲黯免乃以縱為右内史温舒始為廣平今直隸廣平府是都尉盜賊不敢近廣平遷守河内以九月

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捕郡中豪猾相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得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聞之以為能擢中尉溫舒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然縱廉其治放郅都時楊可方受告緡（時下告緡令人有告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縱為廢格沮事棄縱市溫舒少文居它惛惛不

辨至中尉則心開故舊諂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雖貴戚必侵辱後徙右内史復行中尉會發兵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之人告溫舒受吏錢及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溫舒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禄勳郎中令更名徐自為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婚家合一故為五也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齊王閎之母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于是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于是誅之

癸亥

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

坐盜孝景園堧地也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鋊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于時民盜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

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扶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與之俱受戮矣息終不敢言及湯敗帝抵息罪黯居淮陽十歲而卒

夏四月以莊青翟高祖功臣武彊侯莊不識孫嗣後為太子少傅為丞相

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夏四月廟立顏師古曰于廟中策命之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

三王同日立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閎立八年薨無子國除旦胥後俱以罪自殺事具後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謚曰景桓

帝甚悼之令為冢像祁連山初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霍仲孺仲孺自平陽侯家歸絶不相聞去病既壯大始自知為仲孺子時仲孺已娶婦生子光字子孟去病大為父買田宅奴婢將光西至長安任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帝置掌御乘輿車光禄大夫即中大夫更名

殺大農令顔異鄉俠之後夷父字顔子孫因以為氏異濟南人

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蒼璧直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人有告異它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客言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謟諛取容矣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謝棟